上高閣老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高閣老書
作者：歸有光　明

本作品收錄於《震川先生集/卷六》

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，而其勢之所趨，必有端而可見。古之所謂大臣者，必能默察其微而製之於無跡，故天下常固而不傾。微不能制，製之於既形，事已然而後持之，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，足以運量一世，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為能然。夫不製之於微者，非其不能也，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。迨其既形而及我，不能制之於其微而製之於其形，則視其微者為力尤難，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。夫如是，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，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，天下宴然饗其治安，非古之大臣，何以能此！

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。先皇帝厭代，新天子承統繼緒，四海之內，忻然望治，此世道升降之機也。若求其微而製之，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。今不敢論其微，而論其形。夫天下神器，不可失也。天子之大臣能為天子持其權，不使至於旁落，朝廷清明，宮府一體，而後天下之事，使之左則左，使之右則右，惟吾之所為，以求承平之理。若其權稍落而不收，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。天子新即位，進用二三大臣，而明公為首，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。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，天子端冕深宮，而以萬幾責成臣下，聖度曠然，有天道「為而不宰」之盛德，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。《書》曰：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。」又曰：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」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。明公一日釋位而去，天下愀然失望，以為天下之勢，莫能為天子持之也，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。

世之說者，以為三代各有所尚，而我國家之政尚嚴，蓋未有考其實者。太祖承勝國之後，其嚴有時而用。自永樂以後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。歷五聖至於孝宗，仁恩淪浹，號為本朝極盛。武宗之時，宦佞盈朝，盜賊陸梁，強藩竊發，天下號稱多故，而元氣未索，

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。先皇帝威福自操，廷臣時有誅戮，而天下之治，未嘗不在於寬。今天子仁恕慈愛，天下莫不聞，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，近衰世之風，此不可不憂也。

夫祖宗之法，未有可以輕變者。宋至熙寧之世，承積弊之後，當宜改弦更張之日，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，銳然有為，始用王荊公為新法，而天下之士群起而爭之。君臣力行不顧，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，而國勢遂不可為。今日朝廷遵守成憲，未嘗下一令、更一事，而使者所至，日求變法，遂至朝令夕改，國異家殊。凡祖宗均田賦役之政，著在令甲者，悉非其舊矣。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，以求變法，以天子宰相之勢，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。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，行之一省，天下傳相慕效，國家典憲蕩然，生民惶惶，未有所定。且廷臣建言者，爭出一事，為新奇可喜之論，鑽求刻盭，無所不至。公卿懼違其意，每輒下所司行之。大氐皆希合當世，以為迫促之政，民何以堪之！

嘉靖累數十年不赦，改元一赦，此天地解而雷雨作，曠世之恩也。有司拘牽文義，罪人不得赦者什五。免租之文虛被，而遣使旁午，誅求更甚於前。謂之理財而財愈乏，謂之治兵而兵愈耗，謂之馭吏，而詼詭佞捷、奸諛嵬瑣者，爭先而為謾欺。有廉察之虛名，而售排陷之險計；有薦舉之浮詞，而致結納之私情；有幹辦之小能，而行速化之謬巧。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，而政之紛紛如此，一切歸於刻盭，而財匱兵弱吏弊。而夷狄窺伺，盜賊縱橫，率束手而無策。徒以支吾目前，為不終月之計。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，不能制之於微而製之於形，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，而後能當之。今明公優遊謝事，以坐觀天下之變，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，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？

昔者嘗奉明公之教，謂讀《易》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。竊謂明公以此行於一身，可也。若六十四卦，天道之運，周環無窮，而《乾》《復》《姤》《坤》，一否一泰，一損一益，世道之升降在明公，不可辭也。有光仕進屯蹇，九試於禮部，晚為明公所甄錄，而黽勉為吏，以古人自期，不敢負明公之教。行之二載，湖山夷鬼之鄉，頗知信向。而動與時忤，排構乘之。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，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奸狀。今讒口方張，孤危之跡，無大人君子以為之依。自分無所復用於世，已投劾而歸，欲以餘年，發明先聖之遺書。又面受明公論《春秋》之大旨，即當從事此書，稍加論述。俟有所成，重趼造門，以求是正，惟明公不拒而進之。方遣人赴都求請敕命，並上《乞骸骨疏》，特迂道候起居。輕瀆威重，無任隕越，惶恐之至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